

揭阳文脉【花地·榕江】

# 你见过这个角度的揭阳学宫吗？

□黄灿生

走进揭阳古城，就如回到故乡，第二故乡。

走进揭阳学宫，就如翻开一本经典，隽永深刻，越品越有滋味。

我是游子远离故乡，却有一席之地将我拥入怀，揭阳古城，给我予包容与深爱。

我曾多次走进揭阳学宫，棂星门的古老容颜，大成殿的庄严肃穆，泮池的清澈喜人，明伦堂的古朴端庄，都镌刻在心上。我爱读它的风雨岁月深远，爱读它的开笔礼蕴意绵长，爱读它的吉光片羽后散发的万丈光芒。

我多么的幸运，能够与它再次相逢，在白驹过隙的岁月中，再次将它细读。这一次，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驻足：一堵高耸的山墙，在初升朝阳中泛着火红的光。

我从韩祠路看向它的侧面，那一瞬，我恍然觉得，揭阳学宫的美，不仅仅在正门的恢宏，也在侧面某个角度里的深意。它仿佛是一位古老的智者，以沉默的背影注视芸芸众生。

我们习惯了正面的舞台，鲜花与掌声，却常常忽略了背影的孤独与厚度。换一个角度看世界，风景会不同，心境亦会不同。

那山墙石斑驳，红得深沉。近看时，岁月的刻痕像一道道风霜写就的经文。

远观时，它孤绝地矗立，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长者，沉默却有力。

我忽然想起苏轼，那年在黄州提笔写下，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”多少人读这句，感觉他从此消沉，归隐于心。可若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历经人生的坎坷，将心寄托于江海的辽阔，那不仅仅是转身的潇洒，而是在落寞孤寂下，与孤独共处练就内心与生命的浑厚。

站在红墙外，学宫的山墙下，我仿佛看见榕江南河晨早烟波上的渔舟，渐行渐远。背影是孤独的，但孤独中也有辽阔。

再抬头看屋顶重叠起伏，飞檐高翘。它们像羽翼，似乎随时能冲破尘世羁绊。檐下的斗拱繁复细腻，却又稳如磐石。

这让我想起王阳明。少年时，他博览群书，钻研佛理，却始终不得悟。仕途中，他屡遭挫折，甚至被贬到贵州龙场驿站，困顿到几乎绝望。正是在这种困境中，他忽然顿悟：“心即理。”

从此，他提出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。在南赣剿匪时，他不是纸上谈兵，而是亲自带兵出征；在地方施政时，他以心学为本，调和矛盾，化解危机；在平定宁王朱宸濠时，他践行知行合一，建立举世之功。

飞檐之姿，正如阳明年轻时之心：欲飞，却又落在屋脊之上；高举，却免不了深深扎根。这是多么恰到好处诠释“心外无物”，真正的自由，不在外物，而在于内心。人生若无内心的稳固，就算有翅膀也飞不远。境界不在舞台，而在心灵的秩序。

揭阳学宫里，还有一条狭长而幽深的甬道，两侧红墙直耸，石板路在脚下延伸，你慢慢走时，可以听见鞋底触碰地面发出的回响。通过甬道，可以直接走到学宫后的停车场。

走在那样的甬道里，我可以触摸红墙，可以故作沉思：孤独，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一段旅程。苏轼在孤独中体悟江海的辽阔；王阳明在孤独中悟出“心即理”的真义。甬道的静默，不是空虚，而是孕育。它逼迫人面对内心，也让人找到真正的方向。

你若不着急赶时间，找个安静的晨早，走过此间，必会被厚重的气息触动。人生的路再长，终究要靠自己一步步走完，喧嚣易逝，静默长存。

然而，揭阳学宫的美，不止于儒家的庄重。它还因革命而愈加炽烈。1925年，东征途中，周恩来曾在学宫下榻，主持革命会议。1927年，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，周恩来、叶挺、贺龙等人在大成

殿聚会，成立揭阳工农革命委员会。那一刻，孔庙的威严与革命的火焰交织，红色成为真正的信仰之色。

伫立在大成殿侧面，可以更好凝望那些高耸的石柱。它们不仅见证了千年礼乐，也见证了革命理想的火焰。正眼看，它是文庙；换个角度看，它就是人民政权的摇篮。突然一根留下弹痕的石柱对视着我，在我掌心写下：困境中也有契机，静默里也有力量。火红的信仰，总能照亮黑夜。

这一场从“侧面”角度出发的学宫之行，不同于往常从头到尾翻读经典，而是信手翻阅。品读山墙，学得享受孤独的勇气，换一个角度，江海自有辽阔；品读飞檐，修炼内心，用心诚意，做到知行合一；品读石柱，把理想写进实践，用炽热的青春点燃憧憬。

当我走出古城，再一次回望那片红墙，它静静矗立，仿佛在与我对视。苏轼的小舟，王阳明的心学，周恩来的理想，都在此汇聚。人生的意义，不在正面舞台的光辉，而在于能否找到属于自己的角度，在那里安身立命。

红墙未老，人生正燃。十月已至，岁月如歌。期待你也能来，在故乡之外，在生命的旅途中，在揭阳古城，找到自己，把生命活得笃定而辽阔。

□贺益明

## 蹀躞揭阳渡

有了一把年纪后，总是会缠住一些事情去沉思，去编想。

一天，我来到一个渡口。这是一个废弃的古渡，不远处已修通了大桥，脚下只是一个遗迹，然而，我却在此蹀躞着，想着一些闲事。

揭阳的渡口真多，旧县志上记载的各种“渡”竟有一百多个。只要在这个数字上稍稍沉吟一下，便马上会有画面感：水网纵横；稻菽渔汛；野渡无人舟自横；欸乃一声山水绿……

我从萍乡老家来揭阳生活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。那是早春二月，从广州出发行驶了一天的汽车来到仙桥渡口嘎然而停，等待轮渡过江。在灰土公路上颠簸了一天，身心都感到有些疲惫，恨不得早点到达目的地。听同车的人说，江对面就是揭阳县城了，心终于激动起来。黄昏的榕江，江波激滟，江风浩荡，带着丝丝冷意。眺睇江那边楼宇鳞次栉比的城区，想起我将要在那里安身立命，心里蓦然生出一些美好来。但那只渡轮在我们下车时，刚好“突突突”地离岸而去了，等它再“突突突”地返回接我们时，约摸用去半个多小时，等得人好不耐烦。这是我从山乡出来第一次有了乘渡船的体验。如今，远近架起了几座大桥，仙桥渡早已成为历

史。大桥“长虹卧波”壮丽之美可令人诗兴大发，但是，还是会让人想起那萧瑟的古渡，因为它也有古朴苍茫之美哩！唉，真是人老了！

渡口，是人类面对江流阻隔的一种无奈选择。一个渡口的历史穿越千年，谁知道在这里曾经上演过多少故事！这些故事，或欢情，或悲情，但让人记得的，悲情的、灰暗的总是多数：

渡船上，一个肩挎包袱、掖挟纸伞的背影渐渐远去，而这渡亭中，是一双水汪汪的一眨也不眨的孤独的眼睛，这是古代“娘子”送“官人”参加科举考试的情景，是大嫂目送“他爹”去南洋谋生的情景，是恋人把心爱的人送去躲“壮丁”的情景……

长空雁字，岸柳秃垂，一个形销骨立的人影伫望着茫茫的对岸，这是老父亲老母亲盼儿子归来的情景……

当然还有载入史册的具体事件。

1850年冬天，在福州老家养病的林则徐接到咸丰皇帝的圣旨，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广西，赋予他重要使命。林则徐带病出发，“夙夜兼程，不遑寝馈”，来到揭阳塘埔渡（古称弯坡渡）过榕江。那天他病情已十分严重，过渡后，不得不在普宁文昌阁休息，不久便病逝于文昌阁。

这些渡口虽然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，雄伟的大桥取代和担当了它们望尘莫及的使命，但它们的过往，它们的光荣，也静静地躺在历史发黄的书页中间。

潮剧戏曲影片《苏六娘》我在江西时就看过，那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。那时正是少年，演员们唧唧呀呀地唱，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懂，但美丽的爱情总是容易征服少年的心，还有那活泼可爱的桃花姐，也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里。想不到的是，来到揭阳后，人们告诉我，揭阳炮台的雷浦村就是苏六娘的故乡。我有些兴奋，把它看作某种机缘。我去过炮台的雷浦，但没找到一丝苏六娘的痕迹。我有些扫兴，心想得找个机会去见识见识桃花姐过渡的那个渡口。

某年深秋的一天，因为市领导带领有关人员勘察榕江，忝列其中的我终于来到了心仪已久的京北渡口。我们乘坐一只小电船，从市检察院前的榕江北河顺流而下，到双溪口即转入榕江南河。行行复行行，停停复停停，清风习习，波澜不惊，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”，此刻虽没有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的豪迈，却有饱览江上风光的愉悦和惬意。

来到京北渡口，江面开阔，视野寥

远，对岸的潮阳，村舍田畴依稀可见。这里算得上是榕江最宽阔的江面，江风吹来，令人心胸也为之开阔。于是，我想起了《桃花过渡》。《桃花过渡》是潮剧《苏六娘》中的一折，剧中的丫鬟桃花姐情急中为苏六娘跑去潮阳报信，过的就是这个渡口。我想，就算苏六娘真有其人，桃花这个人物肯定是虚构的，因为戏剧美学需要她的出现：在一场紧张得令人捏把汗的戏过后，需要一场轻松活泼、抒情写意的戏来调节剧场气氛、抚慰观众情绪。于是，在虚拟的榕江之上、渡船之中，活泼而又俏皮的桃花同善良而诙谐的艄公载歌载舞地调侃着，尽情演绎着榕江流域的人情美和风情美——

艄公：正月百花开，百呀百花开，百花开来蜂蝶狂，昨夜园门无上锁，桃花偷走来渡江。

桃花：二月木棉花，木呀木棉花，红花开了开白花，白花已落你身上，唇边额角好安家。

……直到今天，桃花的美好形象还为潮剧爱好者们所津津乐道。

往事如烟。虽然，直到今天，京北渡口也依然如故，没有立起什么雕塑，但我还是偶尔会想起这些事。

唉！真是老了哟！

□林丽筠

## 千年一梦 ——甲骨文随笔

“梦”，其甲骨文、金文、帛文、篆文的字体形态各不相同。

甲骨文的“梦”，有着极其可爱的简单。梦境的虚无缥缈晦暗扑朔、五光十色离奇古怪，只化成，一个人，睡眼迷蒙，躺在简陋的床板上。三千年前的卜者，有着今人难以理解的犀利与觉悟。或许，那是一个瘦瘦黑黑的男子，目光如炬，看得到一切复杂绚烂的本相，刻进龟甲或兽骨的，是剔尽繁华后的质朴与深刻。

金文的“梦”迅速丰满起来，体贴起来，有了屋子，床也似乎好些，还细腻地搬来一枚弯月，放进睡梦人的怀里。“梦”有些啰嗦了。或许因为金文是铸在青铜器上，供祭祀或皇家日用，怎能像甲骨文里的那个人，毫无遮掩，大大咧咧，在一

张破板上呼呼大睡呢？成何体统！金文像个严苛的礼仪官，唠唠叨叨不厌其烦地列举睡觉做梦应有的规矩。不知为什么，金文的“梦”总教人越过三千年的历史长河，想起一个虚渺得可怜的女子——林黛玉。她总是睡不着，因此少梦。睡觉的时候，她用一幅杏子红绫被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密，安稳合目而睡。黛玉平日里逸秀灵脱，梦却总是灰闷，心底的丝丝缕缕，牵牵绊绊，到了夜里，全成了红绫被一样密实的网。

太严实、太规整的梦，实在称不上梦，只是礼仪的罗列罢了。许是闷得慌了，到了帛书，忽地名士风度起来。房子不要，床不要，月亮也免了，仅一只迷糊的眼睛，下面加了一个“夕”字。夜色幽暗。许是旅枕残梦，月落，鸟啼，孤雁

青灯，憔悴的天涯倦客，梦里有三千里外的故里，梦昏昏惨惨断断续续，像一杯难以下咽的浊酒；许是铁马冰河的梦，玉关外，黄沙金甲，羌笛哀怨中，梦巍峨气派的长安城；也可能别有一番意境，是白首忘机的东坡老，醉骑瘦马，不胜酒力倒进草丛中，“及觉已晓，乱山攢拥，流水锵然，疑非尘世也。”

然而，房子既可拆除，床既可毁去，那晦暗的夜（“夕”）也可一并摘掉，只剩醉眼，闭了眼，梦也就来了。本来，梦是不拘何时间何地都做得的。像李白，钱别宴会上，别人犹自难舍难分缠缠绵绵，他早已做起白日梦，梦魂飞渡镜湖月，入山寻仙去了；像庄生，一个胡须刺漫的大男人，大白天里，竟梦见自己变成五彩大蝴蝶，踮跹起舞；

像湘云，落花做枕落花做被，醉卧花阴香甜一梦，那份天真娇憨，多少风流名士也无法媲美。

篆文的“梦”绮丽雅稚。篆文本就雍容典丽，此“梦”更属春闺中人。曲曲折折宛转转的，不仅是笔画，更是望尽天涯时的六曲栏杆，是终夜香气氤氲的熏笼，是一扇曲致的花窗，窗外应有锦绣的春天，窗里的人立着，人影嵌进窗的格子，嵌进梦的纹路，那怯怯的身影也梦幻般忧愁起来。篆文的“梦”千回百转，山长水远，“八行书，千里梦”，山山水水不曾行，梦在凄迷的笔画间徘徊。篆文的“梦”，迷离扑朔，是李商隐的诗；密丽繁缛，是温庭筠的词。篆文里做梦的女子，端庄，沉默，即使在相思如海的日子，缭乱的，也只是春色，只是琴声，只是风中

的珠帘，而梦，轻轻，薄薄，像一片轻叹。蓦地惊醒，轻叹犹在耳畔，余音袅袅。篆文的“梦”，是名香升腾出来的淡烟，优雅回旋之际，忽被冻却，铸成灰白色的模子，印出千千万万同样是灰白色的愁思，许多年过去了，香味消散了，依然想得见当年灰白的温柔与迷离。

篆文的“梦”许是开在华丽的宫闱里，是金碧辉煌的一刹靡丽。是汉代贾和邓皇后的梦，梦见自己爬上高高的梯子，触摸到平坦光滑的蓝天；是《长生殿》里杨玉环的梦，梦魂应邀至月宫，学得《霓裳羽衣》曲，击败梅妃的《惊鸿》舞，赢得君王更浓的宠爱；是寂寞宫闱里不知名的佳人，一晌小睡，醒来却掉进更深更绮丽的大梦中。篆文的“梦”，再曲折，再幽晦，那尽头，似乎总站着一

个男人。千百个篆文的“梦”集拢来，宛如花的海洋，然而，整个春天的怒放，也只是为了等候那个男人匆匆的一瞥。一个春天的倾圮，一座华丽的城的毁灭，仅仅是，那个男人走了。篆文的“梦”，烈火烹油般的热闹繁华之下，早已堆叠着死灰般的冰冷凄怆。篆文的“梦”，是午后的阳光跳进幽寂的房间，落在青灰色的地砖上，斑斑驳驳，明明灭灭，绮丽地寂寞着。

回过头，再看甲骨文的“梦”，真有些率尔简陋了，像个村野莽夫，大大咧咧，倒头便睡，梦见自家小猪肥壮壮，直至三百多斤，在睡梦里呵呵笑出声来。梦短梦长俱是梦，古今一场大梦，只是三千年来，在梦中笑出声来的，又有几人呢？

## 冰荷记(外一首)

□孟夏

最后的一道涟漪藏进节气里湖面上  
蜷着一首脱水的情诗

霜针缝合了所有孔洞  
连叹息都凝成  
斜插在寂静里的问号

垂首并非臣服  
是向池塘深处  
打捞自己盛夏的骸骨

此刻最重的  
是压在弯曲处的欺凌  
最轻的  
是折断声  
始终没有传来

### 蒲公英

大地上最轻盈的诺言  
每一柄小伞 系着一颗  
微小的、决绝的心

土地允许去的任何地方  
它都飞翔着去  
告别时 不说一句再见

它让扎根 成为一种  
崇尚自然的选择 而非  
墨守成规的宿命  
它用行动证明 最完整的生命  
恰恰完成于 那一次  
义无反顾的破碎

## 立冬(外一首)

□蔡小敏

车窗外一晃而过的这些  
身形，我在其中，你也在其中  
玻璃上滚动的阳光  
有点失重，黄昏带着悬念  
为我穿上盔甲  
城市的边缘亮起灯火  
我们在一起挖坑  
天亮之前，我们要撒下  
未被煮熟的萝卜种子

让人产生幻觉的阳光  
是一杯焦糖玛奇朵

味道在屋里扩散  
随手一抓，就是一个天涯

我卸下眼角的远方  
赠予一只藏在文字中的麻雀

由它开启的旅途  
耳得目遇，成声成色

### 小雪

小时候  
吃下一碗冬节丸  
便记住一个节气  
甜甜的滋味

长大后  
端起一碗冬节丸  
懂得母亲擘丸的含义  
知道团圆不只欢天喜地

岁月流逝  
记忆结成晶体  
在冷寂的寒冬里  
找寻腾腾热气

煮一碗冬节丸  
心念那些陈醋祝福语  
日至南 岁又长  
夜至长 梦也多

### 小寒

数九寒天中  
小寒的身影穿街过巷  
到处晃荡  
时而守望雁阵北迁  
时而探询喜鹊筑巢  
时而细听鸡鸣啼唱

飘过屋檐下  
与人擦肩提醒  
年关将近  
你拿什么相迎

是独善其身的山茶  
还是凌霄斗雪的花梅  
是清香四溢的水仙  
还是暗香浮动的墨兰

无论哪一款  
平安报岁  
都是值得渲染的重头戏